

唯有梅花似故人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宋词植物记

◎冯娜……著

◎南毅小莲……绘

宋代文人气质心性，接近自然，是「吾侪所共」的。他们追求淡泊、自然的心境，还似一位故人的知己友人。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唯有梅花似故人

宋词植物记

◎冯娜……著
◎南穀小莲……绘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有梅花似故人：宋词植物记 / 冯娜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9.10
(诗词里的草木风华)
ISBN 978-7-5480-7333-8

I. ①唯… II. ①冯…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②植物
-介绍-中国 IV. ①I207.23②Q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7372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出品人 周建森
责任编辑 李伍强 廖鹏
责任印制 谭勋
书籍设计 梅家强 朱燕 胡文欣 

唯有梅花似故人

宋词植物记

冯娜 著 南轶小莲 绘

出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编: 330025
电话: 0791-86565770
网址: www.jxfineart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8.25
ISBN 978-7-5480-7333-8
定价: 59.00元

距今近千年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经济发达、文艺高度繁荣的时代。单是从流传于世的皇皇两万多首宋词（收录于《全宋词》）中，我们不仅可以纵览“词”这种高度成熟并辉煌于宋朝的文学样式，更可以大致领略宋人在享国三百一十九年间如何生活、如何创造生活。

“重文抑武”的时代风气大大影响了宋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他们随时都流露出一种平和、雍容的“赏看”的心情——如同植物在季节中自然散发的气息。这是一个连帝王都热爱簪花的时代，也是一个庶民也争相植花的时代；宋朝出现了规模盛大的赏花节——“万花会”，还出现了类似《洛阳花木记》《菊谱》等这一类较为专业和全面的植物著述。可见，在宋时，人们对植物的喜爱可不是叶公好龙，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品味和风尚。而在宋词中，大约有163种植物进入了文人的视野，他们赋予它们情思和人格，在它们身上投射了宋人强烈的生命意识。

无论是“梅花似故人”，还是“为君小摘蜀葵黄”；无论是“折将一朵簪银瓶”，还是“浓阴春书迟”……每一种植物都仿佛是一个信使，托付着宋人的审美、志趣和情怀。如果说宋词是宋人心灵之光辉，那么植物可以说是那光辉中最

活泼、最生动的影子。它们穿梭在宋人的世界里，昂扬有时，低回有时，静好有时，离乱有时，欢乐有时，哀恸有时。每一个词人的命运，每一种植物的枯荣，都像是一种生命的互文。

当我徜徉在宋词的植物世界，我时常被那“波光粼粼”打动和震颤——是的，波光粼粼，就像一个独自乘舟的人穿过时间的甬道，在浩瀚的海域，与千年前的祖先经历着相通的悲喜和宁静。那波光中有关于人世的体察，有关于人心的探问，有关于宇宙的求索，还有对植物、对万物的亲近与爱怜。

是的，植物们的呼吸在那个时代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倾听，愿它们发出的回声，至今仍在你我心中共鸣。

芭蕉：点滴芭蕉和雨听

001

丁香：丁香枝上千千结

005

杜鹃：杜鹃枝上杜鹃啼

009

桂花：兴寄小山丛桂

013

海棠：辗转看花影

016

荷：红藕香残玉簟秋

020

红豆：万斛相思红豆子

024

橘：雨压橘花香不散

027

梅花：唯有梅花似故人

030

牡丹：牡丹竟名洛阳花

034



芍药：芍药开残春已尽

038

石榴：石榴一树浸溪红

041

水仙：水沉为骨玉为肌

045

松：壑底松风静

049

梧桐：拣尽寒枝不肯栖

053

杨梅：先惊探颌得骊珠

056

茱萸：年年自作茱萸伴

060

兰：一种幽芳，自有先春意

064

茶蘼：满架香堆白

068

杏花：吹笛到天明

072



- 梨花：月明正在梨花上 076
- 茉莉：列作人间第一香 080
- 萍：聚散两无情 084
- 菊花：宁可抱香枝头老 088
- 琼花：古来好物难为伴 092
- 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096
- 瑞香：水沈熏骨晚风来 100
- 红蓼：红蓼一湾纹缬乱 104



- 枫叶：半江枫叶自黄昏 108
- 柳树：都是江南旧相识 113
- 蜀葵：为君小摘蜀葵黄 117

芭蕉： 点滴芭蕉和雨听

芭蕉叶仿佛是一张张信笺锦帛，雨水便是离人心尖的文字，一字一句，在漫漫长夜里沉吟，寄往故土与亲人。

在众多文学作品热衷书写的植物中，其形象与其主要表征的情境、意象反差最大的，我以为芭蕉算是一种。唐代韩愈“芭蕉叶大栀子肥”，形象地说出了芭蕉叶子阔大，全身透出一股憨笨憨笨的绿意，中间那新叶卷芯也是一副嫩绿娇憨的模样，花果的结实笨重自不必说。想想看，那些心思纤细、动辄情思万千伤春悲秋的文人雅客怎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大大咧咧的植物来抒发幽怨哀愁呢？——重点来了，关键是要有雨。

“芭蕉非一种，南粤竞成丛……羁旅牵愁思，秋窗夜雨中。”（宋·洪皓）“吴楚灯前侣，芭蕉海上身。凉宵知过雨，病叶与羁人。”（宋·谢翱）“芭蕉衬雨秋声动”（宋·贺铸）……南方、雨水、芭蕉、羁旅、离愁，似乎成为了古典诗词中的一种“标配”。也是，在南方的日头中，阔叶的芭蕉只能让人想到炙烤或阴凉，雨打芭蕉就不一样了，多少情思与雨水有关，雨好似一剂感情与情绪的催化剂，特别是当夜雨打在芭蕉叶上，那滴答之声仿佛时针回拨或轻叩，一声声落在无眠人的心上，一切诗的影

子悄然成形，只待文人们在窗前按捺不住倾吐出那些孤寂与相思、离愁与别绪、悲苦与哀怨。芭蕉叶仿佛是一张张信笺锦帛，雨水便是离人心尖的文字，一字一句，在漫漫长夜里沉吟，寄往故土与亲人。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吴文英的《唐多令》就是这样一首典型的羁旅怀人之作。雨水暂歇的秋暮，芭蕉叶上还有些许残雨，冷风飕飕，不能登高远眺啊，月明星稀，怕怀想起故乡，我这颗游子的心啊，低回怅惘，该如何自处？古代文人有时喜欢用双关字或双关语，吴文英就将“愁”字解为“离人心上秋”，这样一来，即使没有雨打芭蕉，即使没有下阕中的花空烟水、燕辞归、垂柳行舟等物事，整个暮晚也已然浸染在浓得化不开的



愁绪当中。而这首词中的离人与其他在南方听雨打芭蕉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应该是一个北游的南方人怀想起自己故乡的芭蕉、流水、南飞燕、轻舟。这与吴文英的“南方基因”是吻合的，这位号称“词中李商隐”的浙江宁波人，一生未第，经年游幕。他的词作有的哀时伤世，有的缠绵相思，恰似他长期生活的江浙水乡，情致幽微。他的一生没有经受过政治生涯的起落，也不像普通布衣那么寂寂无名，他就像南方常绿的芭蕉，风吹雨打过，也头顶烈日，终究还是绿了一片江南。

芭蕉展绿叶也象征着时日的流转，“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同是出生于江南水乡（今江苏宜兴）的蒋捷在新绿的芭蕉和成熟的樱桃中看到了时光流逝、春日迫切。这强烈的红绿参差对比中，是动荡的心神与春光夺目的对照。这是一首在离乱流亡中的词作，“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风雨拍打着彷徨的流落之人，这是春色迫人的江南啊，可是何处是我的归途、何处是我的乡家？芭蕉又绿，樱桃再红，而我何时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两句关于自然事物的书写，看似是词人不经意抬眼所见，然而带给人的感怀不仅仅是流光把人抛，而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家国之叹，也是“此恨难平君知否”的痛彻心扉。这是南宋覆灭之后，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的“竹山先生”；这也是“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虞美人·听雨》）的词人，他在雨声中历经世事沧桑，他听懂了这雨中末世一个有气节的人的命运。芭蕉还是会展绿，樱桃也依旧年年透熟，“我”却不能回到少年、壮年时，我的家国也不能再回到“软语灯边，笑涡红透”的从前。纵有万千抱负和不甘，也只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的词作，被古人认为是填词的法度和标准；我想不仅是因为他的题材丰富、技法高超，更在于他心性中的高贵和抱持，在于他对家国、对世人的关切。读蒋捷的词，很容易想到一个独立窗前听雨的词人形象，他目光炯炯，神情沉郁。窗外，芭蕉正承受着如注的雨水，某一刻，它托举着雨水和全部的绿意悄悄和词人融为了一体。词人应该在流亡羁旅之中看过数度芭蕉新绿；人在少年、壮年、晚年时，看到芭蕉展叶、听到雨打芭蕉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心境呢？这不与百花争妍的阔叶植物，也许才是真正可以倾心交谈的知音呢。它默默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的飘零，它固守着南方的热土——在这里，人们得到过失去过的所有爱和热望。



丁香：丁香枝上千千结

想必我已经错过了雨中的丁香几百年之久。即使是戴望舒那「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也未曾从我身边错身而过。

作为一个南方人，第一次看见丁香花开是在中国北方一个校园的门口。耀眼的阳光均匀地落在一树紫雾之上，细密的花团让湛蓝的天空腾起了娉婷好看的云烟；花树底下年轻人来来往往，笑语翩然。在没有见过丁香前，我就对艾略特的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从荒原上长出丁香”印象颇深，可是，此时此景无法让我感到四月的残忍，也无法联想到“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摊破浣溪沙》），反而感到春日之轻盈曼妙。

想必我已经错过了雨中的丁香几百年之久。即使是戴望舒那“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也未曾从我身边错身而过。一个雨水涟涟的日子，我再次去寻访丁香。凑近它圆锥状的花序，还未开放的花蕾像一个个紧握的小拳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丁香结”；想必荒原上的丁香要开放，这些小小的拳头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撑开贫瘠的土地和料峭的春日吧。缀满雨滴的花枝失去了晴日里的鲜妍，白色更加苍白，紫色也不舒展，看起来有一种不胜雨打风吹的羸弱。“无意争先，梅蕊休相妒。含春雨，结愁千绪，似忆江南主。”（王十朋《点绛唇·素香丁香》）这并不争春的小小花簇，万绪千头，含着春雨含着人淡淡的愁绪与追忆。似乎有点理解为什么古人对丁香结心有戚戚了，它含蓄又敏感，心中千千结却又优柔而沉默，这真有点儿像宋人性格中阴柔的那部分呢：“无端又欲恨春风，恨不解、千千结……佳人纤手傍柔条，似不忍、轻攀折。”（韦骧《洛阳春·丁香花》）纵有胸中块垒，还是不忍亦不能。



周师厚在《洛阳花木记》中已经记载了当时的洛阳，人们用丁香来点缀园林中的假山，被称为“丁香障”。“冷艳琼为色，低枝翠作围”（洪遵《丁香》），在宋时丁香已经成为了被广泛种植和观赏的植物，宋人



比我有福多了，早就惯看丁香在晴日、在微风时、在狂风骤雨中的各种情态。然而，他们终究是钟爱雨中的丁香的，这不仅承袭了前人的“旧恨”，还有一种属于极其个人和自我的“新愁”。“倚东风、画阑十二，芳阴帘幕低护。玉屏翠冷梨花瘦，寂寞小楼烟雨。肠断处……丁香共结相思恨，空托绣罗金缕。春已暮。”（陈允平《摸鱼儿·西湖送春》）在一个物质和精神都趋于成熟的时代，人们将“游赏”和“观看”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譬如赏花、斗茶、写字作画。宋人的心智在这个时代犹如丁香的千千结，怀着各种寄望和情愫，倾力向空中打开。那些家国之叹、山河起落、命运的沉浮、际遇的跌宕，乃至一己的相思和闲愁，都在这个时代竞相绽放。宋人已经离开了血雨腥风的沙场，他们的征战是笔下的驰骋，他们是最懂得“春已暮”的人，烟雨落在丁香枝上，也落在他们丰沛的心上，以至于他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牌——“丁香结”。

“苍苔沿阶，冷萤黏屋，庭树望秋先陨。渐雨凄风迅。淡暮色，倍觉园林清润。汉姬纨扇在，重吟玩、弃掷未忍。登山临水，此恨自古，销磨不尽。”周邦彦的这阕（上阙）《丁香结》可以说代表了“丁香结”这一词牌的基调。沿着湿冷的台阶，走在暮色笼罩的园林，怀想起遥远时空中的往事，“我”是孤独的，“我”的怀古也是孤独的，“我”念及的人也是孤独的，这好比丁香虽有千结，但每一个结都是不一样的，哪怕它们相互簇拥交错，它们每一个都是孤独的。宋人词意的幽微在无数种孤独中流露出来，便是他们懂得欣赏每一种花之不同的心思，这是一个极盛尽头的朝代赋予他们的天资。

不过，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却不买丁香的账：“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摊破浣溪沙》）下阕说的是，梅花和丁香虽然芳香而喜爱者众，这些都是伤春悲秋者趋之若鹜的花朵，但终不能免“俗”和“粗”。那李清照贬低梅花和丁香，为了什么呢？“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原来是前面所盛赞的碧叶黄花鲜明有格的桂花。这首词读来颇有喜感，很像一个面红耳赤与人争论何种花好的女子，倒不失真趣。不过丁香苦则苦矣，其粗还可以治病呢，丁香那未展的花蕾和果实在中医药中占据着颇有分量的地位。有意思的是，不像古人在丁香上寄托的愁绪，它在现实中中和着人的脾胃，缓解呕吐和腹痛之症，是真真解人愁的良药呢。



杜鹃： 杜鹃枝上杜鹃啼

杜鹃的花冠是由花簇组成的，单独的花簇微小单薄，并不具备摄人心魄的美艳，然而当整棵杜鹃树都在燃烧时，当丛丛簇簇的杜鹃花漫山开放时，你就会被它深深打动。



中国人的名字重名率颇高，且不说古今重名，就是同时代都会生活着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张三”“李四”“王二”。姓氏换来换去无非那些，人们喜欢的、能入名的吉祥字或好听的字也难免同好。不过呢，为了辨识和区分，人们会以不同的名字命名身边的物事，梅兰竹菊各有科属，不同的科属底下则芳名无数。有意思的是，在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有一个经典的“重名”事件：杜鹃。

作为鸟类的杜鹃，就是我们俗称的布谷鸟，还有别名曰杜宇、子规等；作为花名呢，则是在中国大地上烂漫了几千年的多色花灌木，有人也把它叫作映山红和山石榴。杜鹃花开的时候，也正是杜鹃鸟啼叫的春日，于是，“杜鹃枝上杜鹃啼”（陈允平《望江南》），这重名的二者经常“同框”了。民间关于杜鹃最有名的传说应是商朝时蜀王望帝，他爱护子民、治水有功，后来禅位臣子，退隐西山，他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仿佛在怀念故国，声声唤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与此同时，人们也认为红艳的杜鹃花乃是望帝啼血洒泪而染红的。有这样悲切的古老传说作底，历代文人关于杜鹃的吟咏，总是充满了哀切和“不如归去”的凄清，而杜鹃花和杜鹃鸟早已在人们心目中融为一道不可分割的风景。



南宋的《咸淳临安志》中曾记述了当时的杭州一带庭院中多植杜鹃以作观赏花卉：“杜鹃，钱塘门处菩提寺有此花，甚盛，苏东坡有南漪堂杜鹃诗，今堂基存，此花所在山多有之。”宋朝人爱花，已深得花之真味，“陌